

史記

冊六



史記卷六十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郎

外兵

曹參

軍裴

駟

集解

唐國子

博士

弘文館

學士司馬貞

索隱

唐諸王

侍讀

率府長史

張守節

正義

三王世家第三十

大司馬臣去病

索隱姓霍

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

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

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

索隱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可以封諸侯

侯立大官是也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索隱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也下御史書耳丞非者或尚書左右丞非其名也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莊青翟也御史大夫臣湯索隱太常趙充之也臣充索隱也大行令臣息索隱太子少傅臣安李息也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

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

正義孫賀

古

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遠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閼集解徐廣曰一作闕臣曰臣胥爲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爲君生民也索隱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卽股肱何勸集解徐廣曰一作敦一作臣曰

司牧之耳是言生人爲立君長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

勸一作觀也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彊使爲諸侯王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

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
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
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
伯禽以周公立咸爲建國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
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並建諸侯所以重
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
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
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
之後於贊索隱 蕭何謚文終也 蕭何初封沛之
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贊音嗟也

厲羣臣平津侯等

索隱 高成之鄉名

正義 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

公孫弘所封平津

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

武帝廣推恩之詔分王

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

索隱 在滄州鹽山
南四十里也

諸侯王子弟故有百餘國

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

卑相踰

索隱家

皇子

謂諸侯王子爲列侯是尊卑相踰而今又

列位失

序

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

索隱齊王夫人子也

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閔

索隱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

臣胥陵王也

廣

爲諸侯王三月丙子

臣

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襄有德也

索隱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

臣胥陵王也

廣

爲諸侯王三月丙子

臣

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騤剛之牲

集解羊傳曰魯祭公

周公牲用白牡魯公用辭剛何休

周公不毛

集解何休曰不

毛不純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止景行嚮之朕甚慕焉

集解曰魯祭公

不休曰不

毛不純

周公不毛

周公不毛

周公牲用白牡殷牲也辭剛赤脊周牲也

周公不毛

色也 賢不肖差也高山仰止景行嚮之朕甚慕焉
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
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
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
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襄有德也周
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騤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
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

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集解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謂王公羊傳文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謂列侯也皇子或在繩綵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強暴極臨北海正義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湊音臻氏音支至月氏月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

藏以賞元戎

集解

騶案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

戎十乘謂車

鞬章

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

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

伍也毛傳云夏

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

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

殷曰寅

開禁倉以賑貧窮減戎

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

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

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

索隱

謂立膠東王子慶爲

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爲真定王商爲泗水王是也

臣青翟臣湯等竊伏熟計

謂立膠東王子慶爲

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閼

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

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

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

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

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

立皇子臣閼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

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諱其心陛下固辭

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

二十七人議

集解
鄧侯

徐廣曰蕭何之玄孫
壽成後爲太常也

皆曰以爲尊

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

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

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

索隱

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

輿故地圖稱輿地圖

疑他皆如前故事制

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

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

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

曰立皇子閼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

酉奏未央宮六年

集解
徐廣曰
一云元狩

四月戊寅朔癸卯御

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
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維六年四月
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爲齊王曰於戲
小子閔索隱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受茲
王皆自手製於戲如言嗚呼戲音稀
青社集解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太社封四方諸
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封
土蔡邕獨斷云皇子封爲王受天子太社之士若封
故云青社在東方

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

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

索隱謂若不圖於義則君子懈

怠無歸心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憊不臧乃

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

集解徐廣曰立

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

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

隱

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順古道建爾

也魏高貴鄉公云稽同也古天也謂堯能同天

建爾

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

姦巧邊萌

索隱萌一作毗韋昭云毗

於戲朕命將率侵犯寇盜加以

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

晏曰時

所獲三十降旗奔師

集解索隱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

二帥也虞云以三十二軍中之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卽昆

邪王偃旗鼓降時也若如此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

蓋戎狄酋帥有三葷粥徙域

集解張晏曰匈奴徙東也

悉爾心毋作怨毋偃德

集解徐廣曰偃作菲

臼綏安也臣贊正義偃音符味反

毋乃廢備

索隱蘇林云

蒲常備匈奴也生解云言無乏武非教士不得從徵不素習不應召

索隱 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子曰
不教而戰是謂棄之正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
義不得在於側也

自殺國除

曰立三十年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徐廣集解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謂京口南也五湖之間索隱謂禹彭蠡青草洞庭或洮湖五百里其人輕心揚州保疆集解徐廣曰一作疆駟案李奇時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佚毋適宵人集解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適近小人張晏曰一弋獵索隱音同鄒氏音謾謾亦小人也或作佞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

不敬與王其戒之

集解徐廣曰立六十四年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埶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

索隱述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冊書存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挹志在急賢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閼國負海日社惟玄宵人不適董弅遠邊明哉盈戒式防厥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爲侍郎好覽觀太史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

其事而傳之令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蓋聞孝武
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爲王封一子於齊一子
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剛
柔人民之輕重爲作策以申戒之謂王世爲漢藩
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夫賢主所作固
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
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
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
左方令覽者自通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閼
閼且立爲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當爲
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
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夫人曰願

置之雒陽武帝曰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賜夫人爲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爲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

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裏以
白茅封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爲主
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
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
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
之詔唯命不可爲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
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
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齊王之國左右維
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夭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
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
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
無艱德誠廣陵王以慎外無作威與福夫廣陵在
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